

文化传统与当下

大道莫过于孝

□王立军

故乡在山东省东南端的一个县,名字叫郯城。在春秋时期,这里曾出现过一位著名的国君——郑子。郑子不仅因才华出众,曾经为孔子讲过课(韩愈在《师说》中曾有言孔子师郑子)而闻名于世,更以其仁爱至上、孝敬父母而流颂至今。元代郭居敬编录的《全相二十四孝诗选》所记述的“鹿乳奉亲”,说的就是郑子孝的故事。《二十四孝》讲:周郑子,性至孝。父母年老,俱患双眼,思食鹿乳。郑子乃衣鹿皮,去深山,入鹿群之中,取鹿乳供亲。猎者见而欲射之。郑子具以情告,以免。在《全相二十四孝诗选》中,编者还作了一首诗颂扬

此事,即“亲老思鹿乳,身挂褐毛衣。若不高声语,山中带箭归”。

就算是从元代算起,这个故事流传到现在也有近八百年的历史了,可是在我几次回乡与村中老少聊天时,却惊奇地发现就是在这个故事的发生地,竟然也已没有多少人知道此事了。联系这段时间发生的一些杀母、弑父案,我开始感到深深的忧虑。尽管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所汇聚而成的文化精髓之一便是孝,但在当今拜金主义的冲击下,就连这基本的价值观念也可能成为一些人敢于挑战的道德领域了。这是否与我们这些年孝道教育的缺失或不到位有很大的关系呢?

孝是基于血缘关系所形成

的基本伦理价值。父母对子女有孕育生养之恩,从十月怀胎到一朝分娩,从呱呱坠地到加冠成年,父母的艰辛付出值得我们永远歌颂和感念,更需要我们通过生养死葬予以回报。大道莫过于孝。不要说有着高级思维能力和基本伦理道德的人类,就连禽兽也懂回报父母,如乌鸦反哺、羔羊跪乳,如果我们抛弃孝道,甚至对父母横加拳脚、百般折磨,那么我们岂不真的是禽兽不如了吗?

我们中华民族最崇尚孝道。也正因为孝,在部落制分崩离析之后,基于血缘和家族而形成的新的社会关系形式才流传至今。试想,如果在子女对父母的生养死葬问题上都出现了道德沦丧,

那么在社会保障极不健全的几千年中,会有多少悲剧发生,又会给社会关系带来多么大的伤害?

今天的社会道德正在全面滑坡,许多行为不断挑战着人们的基本道德底线,在实用主义哲学的洗礼下,今天人们在仁、义等方面已经很难再达成高度的共识了,然而孝却依然是获得人类社会普遍承认的基本道德规范。如果说人类社会还存在普适的道德规范的话,那也非孝莫属了。所以,社会道德与价值的重建何不从孝开始?从对少年儿童的基本教育开始,从对青少年的基本义务抓起,使得孝亲养老的道德伦理在我们这个时代继续发扬传承……



少人知道此事了。是在这个“鹿乳奉亲”故事的发生地,竟然也已没有多少在我几次回乡与村中老少聊天时,却惊奇地发现就

点点滴滴,师恩难忘

——写在我的老师孔范今教授执教45周年

□马知遥

人和人的相遇都有一定的缘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我会从遥远的八千里外的新疆小城阿克苏就到了济南生活;怎么也想不到,我会在毕业近十年后要重新以考试的方式回到山东大学学习。记得那年我还在济南时报做一名文化记者,因为有许多关于文化的问题要请教专家,而且当时的报纸对文化的传播还比较重视,经常会举办一些文学笔会和讨论会也要邀请专家们参加,我就成了这些活动的热情参与者和组织者。一来二去就和孔范今先生认识,而且一起交谈的机会也在不断增加。当有一天,孔先生知道我是一个人来到济南打拼天下,而且对文学有着别样的情感时,他鼓励我可以继续深造。当时我已经毕业近十年了,外语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但先生鼓励的话语为我点燃梦想。我记得他说:“只要你愿意学习,我的大门会为你敞开。”

我真的就放弃了当时收入比较丰厚的报社记者的工作,开始长达八个月的封闭性复习备考。那一段时间,我断绝了和外界的任何联系,只在复习的苦闷中会去找孔先生聊天。先生那时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在当代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不多了。人只要有理想,就还有希望。因此,有时候去先生那里,似乎就是为了得到那样一

句鼓励,这时疲倦的身心立刻就又加足了马力。

头一次的硕士研究生考试,因为精神过度紧张,考前发了高烧,结果那年政治差了一分,没能录取。我觉得有点愧对先生,许久没去找先生。在后来孔老师的一堂课上,我作为在任身份旁听。他对着全班同学说:“人的一生总会有很多波折,我们不能因为一两次挫折就打退堂鼓,要相信付出早晚都会有回报。你们都很年轻,年轻就是资本,要相信自己。”那堂课,我满脑子都是孔先生的声音。我相信那话是先生专门说给我听的。

上博士的时候,我的女儿诞生了。因为自己全职上学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生活和精神上的压力也比较大,我试探地征询了先生的意见,看能否在上学的三年中在外兼职。先生答应了。他当时的话是:你有了家庭,应该尽一点责任。现在的困难都是暂时的,克服一下,等你毕业了,想当作家还是其他什么职业就可以任你挑了。我知道先生明白我内心深处的作家情结。他几乎洞悉着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因此也清楚地理解着我们。



我于是在一所民办高校里连续担任了两年的大学语文老师,在山东电视台公共频道充任了近半年的特邀嘉宾。生活清苦,日子却甘甜。有时候挣点小钱会买点小礼物去看先生,他总会说:你现在还在到处打野食,别买这些东西给我,等你发了大财,开着卡车来送我也接受。

当时我可能真没有领会到先生的真情,总以为那只是正常的客套话。而当我做了导师,在拒绝寒门学子的礼物,在不遗余力地帮助勤奋好学者完成他们的求学梦时才发现,我对他们说的话恰恰是孔先生当年对我说的话。那些话都是一个老师对一个喜爱的学生真诚的话语,那里面透着怜惜和尊重。

孔先生上课从来不带厚厚的讲义,通常是一张纸,上面写了提纲,然后一讲一个上午,娓娓道来。在中途休息时,他会给

当我做了导师,在拒绝寒门学子的礼物,在不遗余力地帮助勤奋好学者完成他们的求学梦时才发现,我对他们说的话恰恰是孔先生当年对我说的话。

那些喜欢抽烟的同学散烟,与学生们打趣。紧张的课堂一下子活跃起来。一旦进入正式讲课,他又总是学理清晰而充满锐气地将课堂气氛调动到思维活跃不断深入思考的境地。他对学界的研究现状了如指掌,对学界一些不良的学风和治学方式不免会发出自己的质疑,同时他启发我们不能迷信所谓学术中心地带发出的声音,要从真正学理的角度去思考。有时他讲到动情处会回顾个人的成长史,尤其是自己少年时代的一段饥饿往事。他讲到他当教师的父亲如何潦倒到无法真正养家糊口,带着他一起去讨饭。那一定有着非常不堪的感受,我发现孔先生讲到讨饭的经历时,眼睛有点潮润。而当他叙说到有一天,讨饭到一妇人家,那家妇人将家中刚刚做好的唯一一碗粥给了饥饿中的孔家父子,当他怀着感激喝粥,当他离开时还能听见那家小女孩委屈的哭声时,我已经不敢抬眼看孔先生一眼。

“那妇人的举动,让我学会要善待一切需要帮助的人。”先生说。

有一个细节必须说到。在毕业几年后的一天,我们忽然听说老师病了。但孔先生不希望学生们来看望。他说:探望的人多了,会无端加重师母的病情,他希望

自己来照顾师母,并相信师母的病会得到痊愈。而且他说:你们都有工作和家庭,不能耽误你们,而且我也有儿女。

四个月过去。师母出院了,康复得很好。听说孔老师一人在医院陪床陪了四个月。师母出院后,孔先生的头发明显比过去白了。

我后来听说,一些师兄姐妹听说师母住院的消息后寄来很多钱。孔先生打听到他们的住址又一退了回去。先生说:他的积蓄足够了,不需要花学生的钱。

现在孔先生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和各种应酬。他的原则是和老伴每天在一起吃饭。而且他还坚持每天给师母熬骨汤,增强体质,他说他自己也吃一点。那天他告诉了我具体做法,认为我们这个年龄上有老下有小,也该到进补的年龄了。

尽管我现在远离济南,而且毕业后由于各种原因从文学专业转到了民俗和民间文化的研究方向,但先生从来没有责备过我,在他心中:只要他的学生能在各个行当都能干出成绩,就是他最高兴的事情。而且很多年来,当我遇到大的事情无法解决时,我总要向孔先生咨询,这似乎已经成为习惯。

也许只是想听到电话那边那位已经银发满头的老人开朗而中气十足的声音,也许就是为了让他老人家知道:我很好,我还在努力更好!



这种诚恳、淳朴传播给了社会。自己的良心,为平淡的人生行善积德,不经意间也把他们一年四季虽是经营的时令鲜菜,却不「亏卖」

把善良厚道传给社会

□王绍忠

昨天晚上下了一宿麻秆雨,今晨天空湛蓝,云淡风轻,气候温润。我随家属早起返乡给岳母祝寿。进了大门,只见前来拜寿的亲友挤得四合院风雨不透,就跟赶会似的。听得有人祝福说:“天晴日头亮,预兆身体壮。伯母,您今年保证无病无恙不招灾!”立时,传出岳母开心的笑声。

老人家今年六十六是“双吉日”,民间有“六十六,吃块肉”的传统习俗。岳母膝下无子,我这闺女女婿半儿就代行其事了。骑上电动车便上街采购,先到“丰年”肉铺割了六斤重的膘薄肉实的里脊,又按照家属买菜要挑上乘的叮嘱,我直奔村东头旧城门外。

这里是一片山民约定俗成的“露水集”(开市早、时间短)。我先来到一位头顶草帽、肩搭披布(汗巾)大伯的摊位前,只见西红柿艳红油亮,摸一摸皮薄肉软。“熟透了。”大伯笑吟吟地说。“啥价钱?”我问道。“都是本土本土的坐地户,不是亲戚就是熟人,决不卖高价砸人,昨天行市是七毛,今日六毛。”我愣怔了一下,以为他说错了,又重复了一遍。大伯这回没吱声,只伸出右手的大拇指和小拇指,在我面前亮了亮代表“六”字的手势符号。“咋这么便宜?”我提醒大伯说:“县城市场上都卖一块八,您别赔了本呢。”

“庄户人家不惜汗,自家的力气不花钱,咋卖都是赚。”他拾满盘子一称说:“抬头秤,去掉半斤零头,整六斤。”我摸了半天口袋

没找到零钱,大伯认为我带的钱不够,亲热地说:“没有外人,明天给我捎过来就行。”我忙不迭地掏出一张百元大票递了过去。

我接着又去买黄瓜,邻位大嫂笑容可掬地问:“也来六斤吧?”我点头应允。过完秤,我从车上取下菜袋准备装进去,大嫂一眼瞥见了车上刚买的鲜肉,她快人快语地指着黄瓜说:“晌午是炒菜还是拌菜?”“热天还是拌着吃爽口。”我轻声说。大嫂一听不好意思抱歉地说:“兄弟,你还是到对面去买杨大姐的吧。”她指了指对面一位头梳马尾、腰扎围裙的年轻村姑。“怎么一下子就变了卦呢?”我不解其中奥秘疑惑地问。“她那是刚上市的头喷瓜,你看还顶着黄瓜帽呢,你生拌凉调都行,准鲜嫩脆脆。明人不做暗事,我这

瓜是昨天下架的瓜,今天日头毒,有些蔫了,吃起来发苦。”大嫂不光拒卖“陈菜”,还为我盛情地推荐新鲜瓜果,感动得我心里一阵阵发热,发烫。

老早就听岳母说这巴掌大的山庄里,有条名声在外的菜园子胡同,种菜的都是祖传的行家里手巧把式。这些守摊卖菜的不光掌握了前辈摸索、积累的种菜经验,也传承了他们勤劳善良的传统美德。他们以种菜为业,卖菜谋生,论出身可谓地位“卑微”,论说话也是满口土气野味,但他们做事厚道,实在,一年四季虽是经营的时令鲜菜,却不“亏卖”自己的良心,为平淡的人生行善积德,不经意间也把这种诚恳、淳朴传播给了社会。